

坊巷

桑树和牛

杨 博

那里方早先有一棵桑树。

桑树硕大的树冠，遮掩了一户青砖灰瓦的人家。这户人家没砌院墙，门前是很大一片空场。空场周围的陡坡上，生长了成片的芦苇、蒿子、马鞭草；坡下一个不大的坑塘，满坑满谷的芦苇疯长了，苇穗子迎风拂荡。坑塘深处的水面，几丛青蒲摇曳了细长的叶子；常有扑棱着翅膀的野鸭子自水中游弋，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。紧挨坑塘边的地方，一蓬蓬的水杂草泛了墨绿色，不时有一只“水鬼儿”蜻蜓，自不远处的芦苇飞过来，栖落在一根挺直的苇秆上，将细长的尾巴弯曲了，吸了坑塘的绿水。

夏天，晌午或傍晚时辰，常见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穿着黑橡胶连靴衩裤，在靠近陡坡的浅水处，用一张大扳网捕鱼。男人很沉稳地站在岸边，一只脚踩住支撑扳网的粗竹竿底端，弓了身子，双手拉起短木棍绑的梯形牵引绳索，将一张大网扳出水面。阳光映照下，差见到有鱼虾在网底蹦了……男人用一只长把抄网兜网底抄了，将鱼虾倒进一只木桶里。扳网速的鱼虾都不大，多是些鲫鱼、鳊鱼、泥鳅和长了两只爪子的青虾——这些小鱼小虾做贴饼子熬鱼吃，够他家吃一整天的了。

生日礼物

高火花

晚上8点，李明从冰箱拿出蛋糕给妻子杨梅过生日。门铃响了，来人是他俩的大学同学谭庆林。谭庆林西装革履，头发特意做了造型——头顶梳成飞机头，鬓角两侧寸头，他高兴地笑说：“要不是签几个合同，我早来了。看，差点错过杨梅生日！”谭庆林边说边往杨梅手里挂上一个鲜红纸袋。

李明赶紧招呼谭庆林坐下吃饭，并说：“来就来，还送什么礼物，太客气了。”杨梅给谭庆林倒酒，也说他太见外。

酒过三巡，已是晚上十点半。谭庆林满脸通红，领带松出一个大圈，他拿起一根筷子敲一下桌子，又指着李明说：“兄弟，知道吗？杨梅就是我的白月光，我生命中有这道光才算没白活。尽管这光没照到我，只照在你身上，但这光一直在我心里！”

李明和杨梅赶紧给老同学整理衣服和领带，擦脸，叫车，送他回家。杨梅在车上跟李明说：“你别听他瞎说，你们男的酒后都是胡言乱语。”李明笑一笑：“你错了，谭庆林可不是胡言乱语，上大学那会儿，他就已经喜欢你……嗨，男人的事儿，你不懂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李明拿上公文包，出门换鞋时瞥见餐椅上那个鲜红纸袋，便冲卫生间方向大喊：“杨梅，谭庆林给你送的啥？”杨梅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，闷闷的。

下班回家，李明发现鲜红纸袋

隔河看柳

白世国

河冰渐融，晴空朗朗，东风微寒，正是早春踏青的好时节。自花园大桥西面的堤顶路向南行走。路西游园的健身者散步、打拳、踢毽，轻松惬意，欢笑声隐约传来。游 园 曾 是 明 代 名 臣 强 珍（1430—1506）家族墓地，名莲花池。强珍官至都察院右金都御史，他关注百姓疾苦，有“强青天”之誉。长眠地化为市民休闲场所，想必也是强珍所欣慰的。

河堤下有道教净土慈航宫，由强氏家庙发展而来，虽是近年来重建，但有数百年的渊源与积淀。驻足河堤观览，山门、钟鼓楼、大殿雕梁画栋，古朴典雅。暗红色墙壁、灰色殿脊、凌空飞檐与青翠的松柏沐浴在朝阳中，肃穆宁静。慈航宫尚未开放，让人心生遗憾。门前是广场，几

男人就住在陡坡上的青砖房里。这户人家是独门独户，周围没有一家邻居。隔着坑塘东边不远处，有几排红砖平房，住在房子里的人家和这家人不同，都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，跟这家人从不来往，也很少有谁到这边来，连小孩子也很少在一块玩。只是放了暑假，住在红砖房里的男孩子，爱跑到坑塘边捉迷藏、逮鱼逮虾、引大蜻蜓、用大扫帚扑满天飞的野“麻楞”。

这家住的也和城里人家不一样——院子东边堆着柴火垛，摊了满地的芦草、青草棵子。常见几只芦花鸡在草窝中刨食，有时还会像鸟儿一样扇动起翅膀，自陡坡飞到坑塘边去。这家院子里的桑树长得又粗又高，树头没过屋顶，隔老远望去，像撑开的一把大伞，遮了好大一片荫凉。更让小孩子“稀罕”的，是桑树下拴着一头黄牛。这头黄牛很老了，它每天瞪着眼睛嚼草，吃整捆的青草，饮多半桶水。这家两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，每天早晚自坑塘边打草——打芦草，或用镰刀割了整捆的嫩苇子喂牛。割一夏天的芦草，晾晒干了，垛在院子里，喂一冬天的牛。

夏天，天气热了。这家男人套了

还在餐椅上，没有动过的痕迹。厨房传来炒菜声，李明提着袋子问杨梅：“没开过？”杨梅白了一眼，说：“懒得看，谭庆林你还不知道啊，估计和以前一样，红丝巾！我早就不年轻了。”李明没说话，走到餐厅，坐下，拆开纸袋，一只红色小礼盒赫然出现，再打开，是一块表，表上牌子是英文。李明打开手机购物软件搜索同款，一看吓一跳，最低价30万元。他轻叹：“发什么疯，这个老谭！”小心翼翼把表装好，再看袋子底部还有一个粉色信封，上面一片洁白羽毛闯入李明双眼。拆开一看，一张银行现金支票砸在餐桌上。李明惊愕，数字吓人，66万元。

杨梅端着一盘清炒藕片出来，李明已收拾好纸袋。杨梅问袋里有啥，李明叹口气说：“没啥，和你猜的一样，俗气！”杨梅笑着说：“我就说嘛，肯定是，你还不信。”

吃完饭，李明说：“待会我还得去趟单位，晚点回来。”杨梅不开心，抱怨道：“你疯了，这都多少回加班了。一个古街改造，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活儿，今晚不去不行吗？！今天可是第12天没着家了！”李明愧疚地对杨梅说：“梅，我错了。但今晚必须去。你放心，我保证10点前回来！”杨梅嗔怪：“你真是疯了。”

李明没去单位，他把车开往谭庆林家。门刚打开，红纸袋就抵在谭庆林胸口。李明知道开门的必定

黄牛车，到北门口外的冰窖拉“凿冰”，卖给街上几家副食店，放进椭圆形的木桶里，做冰镇汽水、酸梅汤。常看见男人赶着牛车，大黄牛迈着很慢的步子，满嘴哈喇着挺长的黏液，在柏油路上晃悠悠地走着，好半天也走不了多远的路。

除了往副食店送凿冰，这家人还在坑塘边养鸭、养鹅。春天，街巷里来了赊鸭子的河南人，他家总要“赊”几十只麻鸭子，白天把鸭子放进坑塘吃螺虫子，傍晚鸭群回家来喂一顿麦糠、麸子，鸭子歇在棚窝里下大个的鸭蛋。他家的鹅也多吃些坑塘里的浮萍、水杂草，长得又肥又壮，伸长脖颈有半人高……这家人有个叫三剩的男孩子，还养了好几窝兔子——“青紫蓝”“大耳朵黑”，都长十好几斤沉。三剩在窗台下砌了一拉溜兔子窝，每天打曲菜娘子、阳沟菜喂兔子。隔些日子，就去西广场一家收购站交七八只兔子，换了粮票、布票，补贴家用。三剩有个挨肩的哥哥，叫二楞。兄弟俩都没有正式工作。秋天，哥儿俩去食品加工厂捕枣核（用一根铁签子插掉枣核，枣肉烘干了做脆枣）；冬天，又赶去食品厂包纸糖块，做临时工。这兄弟俩比我们要大几岁，从不和别的孩子一起玩，也

是这个老同学，因为他第一时间知道谭庆林一个月前刚离婚。他问谭庆林：“你怎么回事？”谭庆林就像做了贼一样，面露难色，说：“别生气嘛，我……我这也是没办法。那外国投资商说了，就差你在文件上签字了。”

“那你就照做了？！我早跟你说了，你只要踏踏实实把古建筑维修工程做好就行！”李明直接给了谭庆林一拳。

“你来真的？”谭庆林惊了两秒钟，也回了李明一拳。

两个男人在屋里打起来，时光仿佛回到大学操场那次的决斗。那时的李明输了，却得到杨梅的喜欢。

打了一阵，茶几中间裂了一道口子，餐桌断了一条腿，两人嘴角破了，颧骨见红，双双倚着沙发歪坐。李明先说，直白又委婉：“这样的事儿咱不能干，古街是中国的，是用来保护的，一砖一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象征，咱不能让这片土地上到处是异国风情！”

空气凝固了好一会，谭庆林才说：“那对方撤资了怎么办？”

李明说：“咱们这有古街，有大运河，肯定有办法！”

晚上11点，李明从黑暗中钻进被窝，杨梅睡着了。李明小声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迟到了一个小时，生日快乐！”杨梅翻过身，喃喃道：“我昨天生日。”李明抱紧杨梅，心里说，那再祝一次！

运河景观带尚未建设之前，我来过这里。土路坑洼难行，垃圾随处可见，荒草中隐现片片坟冢。两棵大杨树被人们奉为“神树”，主干缠满红色绸带，设置香炉，常有人焚香求助。近几年河道清淤，汨汨清流入沧州，游船启航。

夹岸修建了公园及观景栈道、亲水平台，游船码头和堤顶路等设施。百年大树也褪去神秘的光环，朴素地静立在岸边聆听风吟，看尘世变迁，成为运河一景。人在世间难免遇到难处，自立自强比求人、求“神树”更实际。

再向南行是运河公园——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，曾是赵庄的苗圃、菜园、墓地，短短几年时间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变，成为市民青睐的娱乐休闲地。许多老树被保留下来，没经人工修剪更入眼，生于平凡，因具自然趣味而成景。佟卉桥、九河桥连

不太爱说话，小孩子都有些怕他哥儿俩。这家的孩子从不在坑塘边疯跑、玩耍，好像都很顾家、过日子。夏天的傍晚，三剩和他哥哥在苇塘深处下粘网逮鱼——逮大白鲢、厚子、胖头、鲇鱼。头天晚上将粘网下在苇荡宽阔的水面，转天后晌儿，再划着木筏子赶来收网。兄弟俩都光着脊梁，黝黑的肩背印着两道发白的痕迹（这哥俩穿了一夏天褪色的红跨带背心），在太阳光的照射下，将粘网上的鱼一条一条择下来，放进柳条篓子里。

西半边天际被夕阳染成了绛紫色，苇丛里响起一片蛙鸣声。成团的蚊子悬在半空“吱吱儿”叫着，钢蓝色的“水鬼”蜻蜓，贴了水面疾疾地飞……隔着青蒲的空隙向北边望去，隐约看见三剩家屋顶的烟囱，冒了缕缕炊烟。听见一个女人悠长的叫喊声：“三剩——回家吃饭呦——”声音飘飘缈缈的，在天空传递幽远，仿佛将整个坑塘都叫得温暖起来了。

整个夏天，好像都听见这家女人喊叫孩子回家吃饭。印象中，她怀里总抱了一个孩子（她大概生了四五个孩子）。有时候，三伏天，女人在老桑树下喂牛，或忙碌着干些什么，天气闷热，女人就赤裸着上半边身子，将一只“布袋子奶”擦搭过肩膀头，喂趴在背上的孩子吃奶，从不避讳人（她家周围也很少有走动的行人，总是静悄悄的）——在晌午炽热的阳光下，一户住在坑塘边的人家，老桑树

春风穿过大运河

姚凤霞